



风云三门湾

从宋室南渡到明朝覆亡,从戚继光抗倭到张苍水抗清,几代王朝的浮沉,多少英雄曾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洒下过热泪,孙中山的目光也投向过神秘的三门湾。千百年来,那个离陆地只有十几分钟水程、可以把汽车渡过去的蛇蟠岛曾是海盗出没的大本营,上演过许多鲜为人知的海上活剧。

“绿客”的窝

一上蛇蟠岛,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咸湿的气息。岛不大,只有几千人,山也不高,树木长得稀疏,不过山里面却都藏着人工采石留下的一串串洞穴,洞外有洞,洞洞相接,整个山体仿佛都被凿空了。我们去的那一处已被开发成了“海盗村”,对于农业文明中浸染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海盗文化无疑是陌生而神奇的。

所谓“盗亦有道”,令人感兴趣的是,海盗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到底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海盗文化中又包含了哪些有可能走向新文明的因子?明代的王直就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亦盗亦商,对于海上贸易有很多独到的见解。然而,在那个片板不许下海的时代,他选择的海上冒险生涯注定了是在刀口舔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明王朝所无法容忍的。

往事越千年,在那些历代先民开采石料留下的整齐洞穴中,有些据说就曾是当年海盗的窝。登上山顶,有一个“绿客亭”,是新建的。当地人告诉我们,在台州方言中,强盗、海盗都叫做“绿客”,从字面上看,大概是“绿林豪客”的意思,其中并无贬义,这是民间的看法。据说这个不大不小的岛屿最初叫做龙蟠岛,某朝皇帝专门下了一道圣旨改名蛇蟠岛。从山上望下去,海岸边、围塘里到处都是养殖青蟹和其他海鲜的水洼,一派悠闲从容的景象。

现实中的蛇蟠岛离海盗文化是那么遥远。然而,在鸦片战争的大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前,我们的海岸线上,至少在东南沿海一带,长期以来都是海盗称雄的世界,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民族世代代向隅在土地上,不敢直面辽阔无边的海洋,注定了衰落的命运。

核电“来”了

离开蛇蟠岛后,我们到了正在建设的三门湾核电厂的工地。那一片地方正好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半岛,像一个猫头,猫头山、猫头洋的地名由此而来。地理上相对独立,加上天然的地质条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国家选中作为核电厂址。附近村落人口不多,有些已经迁移,剩下的不久也要离开。

这里的渔民祖祖辈辈都以出海捕鱼为生。我们遇到一个还没有迁走的老渔民,他的孩子和家里的捕鱼船,已远去江苏南通附近海域捕鱼,三门湾一带不太能捕到鱼了,传统的渔业面临着变化。说起生活,他觉得渔民过得还可以,一般几户人家合伙买一条渔船,雇外地务工人员帮忙。

看着被炸平的两座山头,看着围垦出来的上千亩海塘,除了增强人类移山填海、向大自然索取的信心,还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最容易感受到的是核电项目落户给三门带来的希望,三门人对此引以为豪,对未来充满了美好而朦胧的憧憬。

在前往浮门古村的路上,我们的车在沿着海边的公路弯曲前行,如果是一个阳光柔和的日子,如果大海是蔚蓝的,那就是最好的风景。一路上,当地的司机和我们念叨三门民风的淳朴,说来自各地的打鱼船遇风浪到三门这里避风,总是能得到友善的对待,而且从来没有听说本地渔民和外地渔民在附近海域发生纠纷。

健跳港上已架起了大桥,成为三门当地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一听名为健跳,同行的一位朋友马上想到了遥远的虎跳峡,猜想它的最狭处也如同一个健壮的人一脚能跳过似的,不无道理。江又名琴江,传说中,这是金兵南下时仓皇南逃的宋高宗赵构投琴之处。当地拍的一个纪录片《琴江问海》,就将这个故事演绎了一番。

寂寂浮门村

琴江又名浮门江,这就与浮门村联系在一起了。

老实说,当我听说浮门古村有1500年的历史时,我对那里是有所期待的,我想至少有些老屋能找到一些岁月的痕迹。然而,车一拐进村子,我就感觉不对,与我想象的差距太大。吸引我来到这个小村庄的其实是这样的故事:南朝宋齐梁陈,陈被隋灭后,曾风云江南的陈霸先后裔南下逃难,船上还带有太湖石。先是浮海到了临海,再到三门的牛头洋,拐进港湾,沿江而上,正好潮水一直涨到五峰山脚下,他们上岸落脚。等到追兵来时,已经退潮,沿江找不到人的踪迹,就此作罢。陈氏后人就在浮门江不远处的这个浮门村定居,繁衍生息。

在这个秋雨迷离的下午,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油漆味还没来得及散去的安住寺大殿前面,这里显然是新建起来的。听说本是陈氏的家庙,供奉陈氏三帝,到了唐代扩建为安住寺,历经千年,香火旺盛,到晚清一场大火之后才逐渐冷落。

径直到了寺院后面的山坡上,草丛中有两块石碑,一块是隶书“古安住寺”四个字,一块是行书“蟠龙山”三个字,都是清乾隆时留下的,有两百多年了。到了寺前,我们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崭新的塑像。站在门前,抬头看左边雨中的青山,山势逶迤,还能看到一些有年头的老树,如果说青山不老,大约也只有这座山见证了千年的风雨。

任何一个王朝总要化为灰烬,皇家的后人也不免回到平凡的生存中。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个地方的生存环境无疑都是艰难的,陈氏后人守护着这个安住寺,过的却是日出而作的农人生活。祖上的荣华自王朝覆灭的那一刻起,就已成为遥远的旧梦。

蛇蟠岛观海

●章成伟

我久居城里,没有见过海,此刻要去蛇蟠岛,这旅程是快乐而充满诱惑的。

去蛇蟠岛,在上敖过渡,十几分钟后就到了,站在码头上,可清楚地看到蛇蟠岛。我坐船欣赏着后面逐渐远去的青山,望着海浪粉碎了白云在水中的倒影,望着行驶的船型两边一道道沿形成的海浪……这里每一丁点的景色都吸引着我。几年了,一直想到这里走走,如今,看着就要实现的愿望,很兴奋,很想找个人说说。

很快,蛇蟠洋便映入眼帘。因为海的缘故,蛇蟠岛的夏天不太热,凉风习习,有时晚上睡觉还要盖毯,是避暑的好去处。我总觉得蛇蟠岛的海风潮湿又带点腥味,使我想起一望无际的大海,还有不尽的海产。

蛇蟠岛不大,四周被海包围着,海浪拍岸,随处可见渔帆点点,就像蓝天里飞翔着的一只只海鸥。再向前望去,则是大海茫茫与天相连,处在这样的风光里,愁绪就会被海风吹散。

蛇蟠岛千窟连环,洞异景奇,而我更喜欢的是观海。清晨的海常常很平静,尽是微波,岛边连绵不断的高山及参差不齐的树与各种怪模怪样的礁石等倒映在海里。太阳出来的时候,大海远处蓝至极点。我坐船出海,海浪推拥着船时高时低,有如坐车颠簸在不平的道上,也有荡秋千的味道。几个小时后,我的四周见不到陆地,却见到了海中的一个太阳,金光闪闪,如到了童话里的大海。此时,心中的感受除了阔之外还是阔,没有见过和感受过的阔,阔得让人害怕,仿佛我的船永远靠不了岸。傍晚的时候,夕阳给海镀上了一层金色,随着波浪,长蛇般在大海中伸曲,有一条特别粗壮的从太阳处直伸到我眼前……

码头的几家餐馆生意很好,特别是晚餐。游客选的菜大多是青蟹、虾、蛸、牡蛎等海鲜,香气夹着时髦的歌曲从各个房间里飘出来,被海风吹得很远很远……吃过饭的人们三三两两来到海边散步。天还没有黑的时候,一对对情侣坐在海边的礁石上,望着潮水,看云起云飞,调皮的海风这时总喜欢吹起靓女的长发和裙子,让人羡慕;一对对中老年夫妇牵着手走走,也很浪漫;更多的人只是看着大海,想着什么。此时的岛边还有很多钓鱼者和放冷钓者,摆出一副愿者上钩的架势……蛇蟠人很热情,但凡有一点熟悉的,很远就和你打招呼。他们生活富足,是海的恩赐。我向往这里的生活。

夜幕开始笼罩着整个天际,有一丝压抑,但海浪撞击礁石的声音粉碎着这种压抑。大海很繁忙,来往的船只很多,就是在夜里也没有安静的时候。

一连几天站在蛇蟠岛上,每天花去一两小时看海,我也不觉得累。悄悄地、慢慢地,当海水浸湿我和几个朋友坐在礁石上望海的脚板时,于是赶快站起来嘻嘻哈哈地逃离。然而,在一个个转身的背影上,依然浮现着无尽的眷恋。

俗语趣话

贼骨头

指小偷、窃贼,也泛指一般偷东西的人,其通常表现为当街入室并隐秘地偷取他人财物,与明抢有所区别。譬如:“王大嫂的钱包刚刚在菜场被一个贼骨头偷走了。”

烧展力

指烧点心,一般安排在两顿正餐之间进行,大多数用于招待客人,食材丰盛但量不多。譬如:“很多亲戚都来看望做月子的周家儿媳,她婆婆正忙着烧展力呢。”

凹斗

指吊水桶,盛水用的容器,一般是长圆形,多有提梁,如果用于提取地下水时还通常配之以绳索。譬如:“这几天停水了,只能拿着凹斗去附近的水井打水喝了。”

人物档案



傅国涌,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在人民网、央视网、天涯思想库均有专栏。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等。